

一段从未被中国作家直面的中国历史
现在，被一个外国作家写了
而且，还写得令人心碎……

THE EMPEROR'S BONES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著

乾

隆

的
Adam Williams

骨

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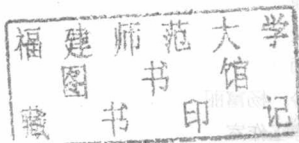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EMPEROR'S
BONES

乾隆的骨头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著
Adam Williams



1063713



T106371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的骨头 / (英) 威廉姆斯 (Williams, A.) 著;
刘积源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9-5873-6

I. ①乾… II. ①威…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181号

书 名	乾隆的骨头
著 者	[英] 亚当·威廉姆斯
译 者	刘积源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康晓硕
责任校对	陈 玲 杨富丽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18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73-6
定 价	4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THE EMPEROR'S
BONES

序 曲 绿荫下的青色思绪 / 001

第一章 穿越战场 / 021

突然，双方军队的进攻都停了下来。山谷里回响起一个奇特陌生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东面，是那种拖得长长的汽笛声，之后便是火车靠近时发出的咔嚓声。汽笛再次响起，而且距离更近了。

第二章 天津纪事 / 044

驱车回家的途中，他从后视镜中看到乔治亲吻了凯瑟琳，显然她也回应了他。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心想。当她从那位将军的桌前返回时，威廉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她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勇敢、如此神气、如此美丽的女子，但是她属于他最好的朋友。

第三章 壮美秋月 / 067

狄建新把椅子推到后面，端起杯子站起身，他感到脸颊滚烫。他看到了雷老爷、俞部长、那位外国医生脸上的微笑，但是当他看到雷明和他那位黑发的外国朋友眼里的愤怒目光时，不禁大吃一惊。接着，他注意到雷兰花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的头发像裹尸布一样垂在她的面前。

第四章 沈阳插曲 / 090

过去的几天里，凯瑟琳听说过不少关于这位前土匪头子的故事，并且认为他是面目可憎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有一双亲切的眼睛，留着细小的八字胡。令她颇感震惊的是，他那双戴着手套的手一直庄重地搭在膝盖上。

第五章 白骨，白骨 / 117

“现代中国人属于蒙古系人种，”尼德迈耶说道，“在周口店发现的类人猿不是。他属于古高加索人种。可能是远在日本的阿伊努人的祖先，但是他可能接近现代中国人。他的高加索祖先和旧石器时代西欧的莫斯特—奥瑞纳人差别不大。”

第六章 赏戏之夜 / 136

整出戏里，那位女子似乎只是在反复高唱着一个“唛”字。她用的是难以想象的高音，曲调偶尔轻快，偶尔激昂，有时候还会把音飙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观众们拍着桌子雷鸣般地齐声叫好。她拖着调子吟唱“唛”时，铿铿锵锵的铜鼓声不时地响起来，似乎乐声在提示表演者旋转长袖，做出各种优雅的手势。

第七章 最后的帝王 / 157

狄中尉从未见过这样的珍宝，最令他望而生畏的是皇帝及皇后躺在大理石棺里的情景。他们的肉体已经彻底腐烂，只剩下光秃秃的头颅盯着上面的拱形墓顶，身上还穿着金龙点缀的皇袍，皇冠掉落在一边，零乱的发髻露了出来。那头发看上去呈灰白色。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皇帝的头发啊。

第八章 残破的公馆 / 181

死者那苍白的脸色令人震惊，这不是一张祥和平静的脸，任何殡仪化妆法都无法使其大张的嘴巴和下颚合上，也无法去除他额头上的皱纹。这是一张在痛苦中死去的老人的脸。埃德蒙推断，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而且十分严重。埃德蒙鞠了三躬后离开了棺材，察觉到雷明站在他身后。

第九章 情人与女儿 / 204

片刻之后，持枪者的同伙也从商店里出来了。两人手中都拽着一些裙子
和几卷布料，另一个则抱着一只钱箱。他们把东西扔上卡车，自己也跳
了上去。卡车嗡嗡地逃走了，街道两侧的行人都吓呆了。黄色的火苗正
在噬咬着橱窗的帘子，一个塑料模特已经开始融化了。整个过程，俞馥
菱像是在观看一场令人震惊的无声电影。

第十章 风流情事 / 228

在接钱的瞬间，乞丐在她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她一下子愣住了。那个
老人又开始向另一个人哀求了。她偷偷地看了看那张纸条，上面写着：
“哥伦比亚咖啡厅，诚信商城，每周五，十点。”从表面看，这都是广告语，
但是在那张纸条的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一个人”。

第十一章 工人天堂 / 256

城中的军阀部队对支持国民革命军的老百姓实施了严厉的报复，对青年
学生的处罚尤其严厉，许多人都被当做奸细遭到了处决。进攻失利后的
第三天，第一批首级就被挂上了城墙。其中有许多是年轻的妇女。任何
留有短发的姑娘都被认为是革命分子。

第十二章 春水东流 / 281

俞馥菱不清楚独自待了多久。在焦虑中，每一刻都显得那么漫长。电锯
的嗡嗡声早已沉寂。她唯一听到的就是水滴缓缓滴入水桶的声音。这声
音仿佛是临刑前为她送行的鼓声。现在看来，她的所有想法都很愚蠢。
她从审讯者的声音里听出了疑虑。他为何要相信她？

第十三章 南京炼狱 / 309

珍妮赤身裸体，不停地颤抖着，双手紧抱着膝盖。凯瑟琳靠近她时，
珍妮不由得向后缩着身子。见此情景，凯瑟琳不得不竭力保持着安慰
的笑容。她跪在她旁边，低声说：“亲爱的小姑娘，现在没事了。”她
将那张伤痕累累的脸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轻抚着她凌乱的头发，不
断重复着安慰的话。

第十四章 喋血上海 / 334

事后，很多上海市民可能会说，他们早有预感似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仿佛感到大街上乌云笼罩，空气中充斥着暴风雨来临前的紧张气氛。虽然没有正式宵禁，但是很多店铺的老板很早就关闭了店门。还有一些人看到附近有许多模样凶险的陌生人，都开始紧闭门户，不再外出了。

第十五章 分道扬镳 / 365

他浑身透着一种严肃的精神，还有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极强的自控能力和坚韧的意志力。同时，在他的眼睛里也流露出一种讽刺的、有些诙谐的光芒，使他显得既可爱又富人情味。他觉得，此人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而且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尊敬他了。

第十六章 暗中之战 / 387

那个红发女人的奇特肖像则挂在他左侧的墙上，此刻正凝视着他。这幅肖像像是他从修道院里窃取而来的。在他的衣柜上面放着一只玻璃盒子，里面装着一只帝王的股骨，外面用破烂的皇家丝绸包裹着，那是狄上校亲眼看见林将军从皇陵里拿出来的。狄上校猜测，这块骨头可能是他的护身符。

第十七章 恶狼出动 / 418

所有的报纸都列着类似的头条新闻，个别报纸还登载了沈阳郊区一座被炸毁的铁路桥和被炸火车残骸的照片。张作霖元帅所在的车厢刚刚经过那座铁路桥，埋在桥下的炸弹就爆炸了。他刚从车厢里抬出来时，显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伤势严重，流血过多，一直昏迷不醒。

终曲 旭日初升 / 463

又过了一阵子，他们透过窗外看到天上的云彩已经退到了山外，天色渐暗，黄昏降临了。凯瑟琳向春子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因为自己和他的相处非常短暂，她解释说。春子听后笑了。“你想知道亨利·曼纳斯的情况吗？”她说，“我不知从哪里讲起才好。”

后记 / 470

THE EMPEROR'S
BONES

序曲

绿荫下的青色思绪

凯瑟琳，1917

她枕在一棵白桦树的树根上，宽大的裙摆和饰有红十字会标记的围裙在风信子和毛地黄构成的草床上随风轻摆着，红色的头发从围巾上披散下来。凯瑟琳之所以逗留在此，主要是想躲避护士和那些无所事事的勤务兵们之间的争吵。她的膝盖上放着母亲以前寄来的信。自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邮政服务一直处于瘫痪状态。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枪炮的射击声，在最后时刻，敌军发射的几发炮弹呼啸而来在战壕边沿爆炸。但是这些不温不火、敌意渐尽的声音似乎在这森林永恒的声音里显得微不足道了。

凯瑟琳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暖风轻拂着她的脸颊。头顶之上，浓密的树叶在碧空下沙沙作响。她的四肢虚弱而沉重。母亲信中的话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亲爱的，请原谅我。我再也无法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在“临时政府”统治下的这种生活简直太乏味了。派奥特不在这里，加上粮食的定量供应和人们的小气粗俗，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和达什科夫待在一起很安全，他已经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拉过了边境，到达了瑞典。亲爱的，这并不是说我要抛弃你，我任性的女儿。真的没有。我知

道你会照顾自己的，我勇敢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你有空可以来巴黎找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罗姆洛夫将军说前线已经溃败。尽管那个讨厌的克伦斯基大话连篇、摆出一副军人特有的自负与装腔作势的派头，但我相信前线肯定溃败了。毫无疑问，不久你就会回家了。身为一个英国人，我敢肯定在旅行护照或者那些革命者要求提供的各种文件方面你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亲爱的，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另外，你能否原谅你这个傻妈妈的软弱与自私呢？能吗？

“护士！护士！请不要离开我们！”

凯瑟琳听见了这个痛苦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甚至在她熟睡时，这个熟悉的梦魇也会从她的无意识深处涌出来，令她浑身战栗。她无法阻挡那些苍白的面孔以及不断挥舞、向外伸出的手臂。又一次，她感到有人用柔弱无力的手指拽着自己的裙子。这时候，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站在她身后。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正皱着眉头不耐烦地站在修道院的小房间门口，这个小房子早已变成了一个临时诊所，他站在那里示意她到那些满载着病人的救护车跟前去，那些病人正在雪痕处处的院子里等待着。

她知道自己是正在做梦。

“水。”金发男孩费奥多低声说道。他是一位来自第62师的年轻军官，腹部曾被弹片击中，豁了开来。前天晚上，她用手托着他的肠子，而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在连续工作三天的疲惫状态下再次创造了一次外科手术的奇迹。她一定要丢弃他吗？这场撤退何时方能结束，会在何处结束？

“卡伯特护士，该走了。”医生说。

“水。”费奥多低吟道。

一发德军的炮弹在靠近修道院墙壁的地方爆炸了。悬挂在钩子上的煤油灯在地上投下一团黑影，天花板上的石膏灰泥也不停地落下来。

“现在你必须得走，喀秋莎，”医生说，“没有时间举行告别仪式了。”在她背上皮革挎包的一瞬间，她感到那些病人们正用炽热的眼睛看着她。

“水。”费奥多恳求道。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不能给你水，”她说，“你的腹部有伤。水会要了你的命的。”

“水。求求你了。”他蓝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看到他的瞳孔正在黯淡下去，

这是死亡趋近的标志。“我——渴死了。”

这时她听到了救护车的轮子辗过鹅卵石的声音，听到了鞭打马匹后的马嘶声，听到了病人痛苦的号叫声。她感到小伙子的手在胡乱地摸索着。她做出了决定，从水桶里舀了一杯水。

“谢谢你。”费奥多舒了口气。她把水杯端到他焦渴的唇边。她原本只想润润他的嘴巴，对方却以惊人的力量握紧了她的手，把一杯水全部倒进了喉咙。他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微笑。在这最后的时刻，她凝视着他的蓝眼睛，希望他能活下去，尽管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他的身体突然抖动起来，绿色的胆汁从嘴和鼻子里涌了出来，她早就知道结果会是如此。她闭上了眼睛，仿佛刚从一个深水池里浮出水面。她听到了其他病人的呻吟声和叫喊声。“护士！护士！请不要离开我们！”

“卡伯特护士，你必须得离开。马上。”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返回来冲她大喊。她知道他已经看见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在这一刻，她倒不担心什么。她用力挣脱了身后拉着她裙子的手，从病房跑进了院子。眼前是一片混乱喧闹的场面。在车上没有找到位置的伤员正在与勤务兵争执着什么。她的同事玛亚正躬着身子在包裹与毛毯之间忙碌着，大声地喊她赶紧上车。利奥尼德是一个鞑靼族司机，他用力把她拉到了座位上，然后朝马身上啪啪地抽了几鞭子，她周围挤满了绝望的人。他们总算走出了院子，穿过了泥泞的街道，最后来到了大路上。她听见远处传来模糊的、恳求的呼喊：“护士……护士……”

浓烟从燃烧的茅屋缓缓升起，升入淡蓝色的天空。凯瑟琳能看到哥萨克人正在向茅草屋顶上投掷火把。农妇从熊熊燃烧的房子里奔逃出来，手里抱着大包小包、婴孩和鸡。

就在这种混乱之中，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骑着马从他们旁边赶了上来。“卡伯特护士！”他的脸上充满怒火，这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这可不行。我们是治病救人者而不是杀人犯。”

她吃惊地盯着他发怒、指责的眼睛。玛亚吓坏了，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胳膊，利奥尼德扭头看着她。他在说什么？杀人犯？杀人犯在空中，在地上，他们身边到处都有。这是一个死亡和毁灭的世界。帕维尔几乎难以控制他的马，但是即使在它一跃而起的时候，他仍然在大声地吼叫：“你知道规章制度，你接受过戈里钦公主医院的培训，而你竟然给腹部受伤的病人水喝？你害死了那个孩子。”

“他快死了，医生。”

“如果你没有给他水，他可能会活下来。我要把这件事汇报上去。”

“他已经快不行了！”她大声说。玛亚紧抓着她的手。

“你不是护士，你是杀人犯！”帕维尔咒骂道。凯瑟琳知道他失控了。她和其他护士曾经十分依赖这位专断的外科医生所具有的严谨与冷静，他在她们这个小世界里充当着父亲的角色。不管在混乱、恐怖或者迷惘的时候，帕维尔都能够处变不惊。此刻，她的这个小世界突然坍塌了。

一颗炮弹在他们身旁的田地里爆炸了，刹那间火光闪烁，泥土和雪沫四处飞溅。马车在爆炸的震动下颠簸前行，利奥尼德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控制住坐骑。士兵们四散奔逃寻找掩护之所。玛亚大声尖叫着，而凯瑟琳只留意着帕维尔。他的坐骑倒在了地上，而他的身体却依然停留在马鞍上。他那张脸曾经气愤至极，满是责难的神色，可是此刻鲜血正从他的脖颈处喷涌而出。她的耳边一直回响着他的最后一句话：“杀人犯！”

她猛地清醒了过来，身体颤抖着，不明白这个梦为何一直纠缠着自己。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她目睹了许许多多糟糕得多的事情。她为何没有梦见那些被烧死的人？他们的皮肤犹如丢弃的衣服松松垮垮地悬垂在那些烧焦的躯体上。为何没有梦见那蔓延的霍乱？死人的尸体像原木一样堆积着，因为地面结冻而无法挖坑。为何没有梦见可怕的柴棚？他们把锯下来的肢体全部堆在那里。为何没有梦见1916年进攻期间在战壕里清理尸体时的可怕情景？她跌跌撞撞地踏过东倒西歪的士兵尸体，其中有一位军官跪在铁丝网前，其神态颇似在祈祷。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白刃战过后，全都倒在泥泞的战壕。为何没有梦见那些临死之前握着她的手，把她唤作母亲、情人或者姐妹的小伙子们？

因为没有人指控她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哦，这是多么不公平啊。要是帕维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没有死去，她或许可以向他解释。他的死免去了她的罪责。但是，她永远也无法摆脱他那谴责的眼神了。

当战争进行之时，她从未有过睡眠障碍。战争期间，每时每刻都会从前线送来新的伤员，除了工作以外，她根本无暇去想那些恐怖之事或者任何别的事情。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响起时，他们的住处往往被震得摇摇晃晃。爆炸过后她马上就能睡着，醒来后精神焕发，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革命改变了一切。如今前线寂静无声，她却难以入眠——即使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林间空地也是如此，这样的地方使她忆起了战争前的世界以及她和玛亚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梦中别墅。与此同时，在不到四分之一俄里的地方，炮弹在呼啸，人们在互相残杀着。这种不自然的平静释放了两年来被压抑的每一个噩梦。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赋予了她生命的意义。在她流浪的生活中她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有了一种归属感，现在她却不再认识这支军队了。就在昨天，她和玛亚在路上遇见了一群士兵。他们喝醉了，他们看到两位护士时都停了下来，有一位打了一个猥亵的手势，其他人都笑了。玛亚抽了几下坐骑快速朝前奔去。谢天谢地，那些士兵并没有跟来，尽管一个身材高大、胡子拉碴的粗蛮之士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一边大吼大叫道：“难道我们配不上你们这样的高贵婊子吗？嗨，别在我们面前摆架子了，我们现在是自由人了。”

沙皇退位的消息使他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但是她把滑稽可笑的指令看做腐败的开始。两年前，当凯瑟琳抵达前线时，能感受到那种深厚的友情和崇高的事业感。她曾经认为再没有人比这些农民战士更高尚更伟大了。他们对沙皇和祖国俄罗斯怀有质朴的忠诚，没有什么艰难困苦是他们承受不了的。他们可以被打败，但却打不垮。她曾照料过几位英雄，一位被刺刀刺伤的士兵用手捧着自己的肠子走了两俄里路程，然后排队等候治疗，直到一个勤务兵注意到了他严重的伤势。

她是一个英国女人，但是他们却像自己人一样对待她。由于她头发的颜色——他们都叫她“红色天使”，这使她的内心更加温暖。反过来，她也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是她的家人。在战争的第一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圣诞欢庆会上，她曾经爱上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不过那份爱非常短暂。他是一位军官，俄国人。由于他的缘故，她爱上了他们所有人，这就是她来这里的原因。

她想起了圣尼古拉斯前夜在杜拜舍夫家举行的派对。她和尼古拉都不想去参加。尼古拉在休假。当时她和她母亲已经是设施先进的戈里钦公主医院的护士了。她母亲的交际圈里的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所以，对她母亲来说当护士就是一个能穿上制服的好机会，这样她就能在各种派对和舞会上以高贵的姿态现身了。她谎称凯瑟琳十七岁，并且弄到了证明文件，使她也成为了一名护士。

尼古拉不是风流倜傥的男子。他生性羞涩，不苟言笑。他们之所以相识是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跳舞。一络乌黑的头发遮住了他的一只眼睛，他的皮肤白皙透亮。他们在阳台上观看下面举着蜡烛行进的人群，尽管他穿着军大衣但还是冻得瑟

瑟发抖。她吻了他，脸上泛起了红晕。她假装经验丰富，模仿她母亲的做法。那时他十七岁，懵懂无知。她并未告诉他自己尚不满十五岁。他们在盖毯下面笨拙地做了爱。她还记得后来自己是如何深情地看着他那深灰的眼眸，那泛着几分好奇的眼神。煤气灯在夜晚朦胧的薄雾中发出黯淡的亮光，雪橇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万籁俱寂。

他把她留在她母亲的朋友家里，并许诺第二天会尽早来接她，可她等来的只有一封信——是他所在部队的一个倦怠的下士在中午前一刻送来的。来信十分简短，几乎都是正式用语，一手中学生工整的字迹。他在信中说由于接到了紧急命令，需要立即开赴前线，并问她能否在中午一点钟去车站为他送行。她冲到了车站，看见火车冒着蒸汽，渐行渐远。三个星期后他死了，战死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某个地方。

第二天，凯瑟琳递交了要求上前线的正式申请，这可吓坏了她母亲，但是凯瑟琳的申请被接受了。在“大撤退”的前十天她来到了达戈里策。如今，她已经是个老兵了。很少有其他护士有过她在前线的这种持续无休的工作经历。她从未休过假，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她去了玛亚的住地，当时玛亚正在流感过后的休养期，住在克里米亚的水疗中心。她并未从圣彼得堡返回去看望她母亲，因为母亲的生活令她反感。派对，舞会，驱魔法会，时而这个情人背叛，时而又迷恋上了另一位情人。她不知道谁是派奥特，总之都是一回事，全差不多。

母亲始终没有生活的目标。凯瑟琳的一生都是在酒店中度过的，偶尔还会在帕拉索斯和温泉疗养地稍作短暂逗留。十岁前她就会说四种语言了，母亲于1913年跟着她的新银行家朋友到了圣彼得堡，她又增加了一门外语——俄语。至少母亲会让她的情人支付家庭教师的薪水。同龄人中，很少有哪个女孩像她那样去过那么多地方，像她那样在不同时间拥有那么多不同国籍的继父。冒充十七岁的大姑娘对她来说绝非难事。有时候，她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童年。她微笑着说：在大多数姑娘尚未开始思考未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女人了。

甚至连她的出生也颇具异国情调。她出生在蒙古，当时母亲是为了躲避义和团运动而待在那里。但是她在蒙古究竟做了什么，凯瑟琳并不清楚。她对父亲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其名为卡伯特，他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母亲告诉她：“他是一个英雄，一个烈士，亲爱的。我简直配不上他。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他喜欢板球。”这就是她知道的一切，也是母亲愿意告诉她的一切——她并未告诉她，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曾经为她提供支票，满足她奢侈的生活方式。她模糊地记得自己还是小姑

娘时，曾经在林肯郡与祖父母一起度圣诞节的情景——她当时和一对老夫妻待在一起，母亲说他们就是她的祖父母。

她最早的真实回忆来自于日本。母亲曾和一位高大的男子生活在一起，那位男子有一双明亮有神的蓝眼睛，蓄着黑色的胡须。他们生活在一个木屋里，屋顶上铺着灰瓦，俯瞰着数百个岛屿。在母亲的情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对待的人。他在她的婴儿床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向她讲述老虎和印度皇宫的故事，以及知晓巨大宝藏埋葬秘密的精灵们的故事。他走路时腿有些跛，对于那样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来说，这样的缺陷似乎很不合适。这是她记忆中最快乐的日子，直到后来母亲和那人发生争吵，她的快乐生活才告一段落。他们吵架的时候，她会舔湿手指，在纸门上戳开一个洞，以便看清他们吵架的样子。她很难过，她爱这个男子，她很讨厌母亲冲他大吼大叫的样子。当她们坐上去英国的轮船离开时，他并未前来送行，而这一点对她的刺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现在，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如果说母亲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她永远不会提及过去的情人。

凯瑟琳看了看挂在围裙上的表，已经四点多。她想现在最好还是回帐篷去。她捡起滑落在草地上的信件。她会跟随母亲去巴黎么？从表面来看，她待在俄罗斯似乎没有什么未来。那些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却不同，他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他们的领袖列宁早就打算发动政变了，尽管克伦斯基及其部队暂时把他从圣彼得堡赶了出去，但是她知道，像他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所具有的影响和以前一样强大。或许在这国家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离开是明智之举。然而，她怎能放弃她的职责呢？她怎能放弃玛亚及其他朋友呢？对她来说，这个小小的护士分队是她所知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突然间，她有了一种恐惧感；她无法想象远离这场战争的生活将会怎样。她存在的意义又将是什么呢？

尽管是黄昏时分，但依旧温暖，夏日的林间空地上色彩斑斓，但是她却颤抖着。一只松鼠急匆匆地爬上一棵树，在树干的中间停了下来，好像在聆听什么。随后，她也听到了动静，那是一声尖叫，然后是一些匆忙远去的脚步声。

“我们会捉到他们的，护士，”军官说，“他们只是些畜牲罢了，一旦让我们逮到，我们就要弄死他们。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是一位哥萨克骑兵，长着浓密的胡子，红红的脸颊，眼角噙着泪水，给凯瑟琳端来了一杯茶。她接过了茶，但是并没有喝。她躬着身子，坐在营地的凳子上，

脑海里只有那些覆盖在她朋友们身上的灰色毛毯。毛毯周围的草地上洒满了鲜血，奥尔加脚露出来，红色尖头长筒靴，那是奥尔加钟爱的一双靴子。玛亚和纳塔莉雅，身材较小，可以完全被盖住，还是有手在毛毯外面。可怜的奥尔加。她又高又丑，玛曼莎经常数落她动作太笨拙，有大半身体在毛毯外面，玛曼莎再也不会批评她手下的任何护士了。

“他们都是逃兵。”她听见军官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步兵。”他轻蔑地说道，好像这一点十分重要似的。

凯瑟琳呆呆地看着他。“俄罗斯士兵，”她喃喃自语，“他们都是俄罗斯士兵。”

那位军官盯着她看了看，昂起了头。过了一会儿他说：“没错，他们都是俄罗斯人。”

凯瑟琳呷了一口茶。茶烫到她的嘴唇了。在拴战马的地方有一处空地，附近蹲伏着一群人。“他们是谁？”她问。

军官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他们是工兵营的一部分，”他平静地说，“都是吉尔吉斯志愿者。我们正护送他们去前线。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样子很奇怪？”

那群人身着色彩艳丽、饰有条纹图案的长袍。橙色的丝绸腰带上别着佩刀。他们都戴着毛茸茸的皮帽，不过，所有的帽子都以某个角度不落俗套地戴在头上。有的人留着一些胡须，长相粗野，酷似老鹰。他们的皮肤因长期暴露在大自然中而呈棕褐色，显得十分粗糙。他们充满温情、淡褐色的眼睛注视着她，神态严肃而平静。

“我们在为人民清除帝国的残余分子，”军官说，“他们都是来自土耳其斯坦的游牧民。也就是蒙古大草原。”

“我就来自那里。”凯瑟琳低声说。

军官显得非常不解。“可是，护士，你是英国人……”

“我出生在那儿，就出生在那荒野之地……”

突然间，她哭了起来。她弯下了腰，茶杯也从手中滑落了。在战争进行的两年时间里，她一直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此刻，长久的压抑终于释放了出来，就像堆放的圆木塌落下来那样突然间爆发。她完全清醒了，明白在她离开的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玛亚跟她一小时前见到的一样，脸上仍然露着熟悉的笑意，那双乌黑、眼窝深深的眼睛正诡秘地向上盯着她，不同的是此刻玛亚已经被奸污、摧残得面目全非了，她扭曲的下身所呈现出的不雅姿态仿佛是平时和玛曼莎一起玩闹时的恶作剧。玛曼莎、奥尔加和娜塔莉雅，她至亲至爱的姐妹，她们的尸体只是草地上一捆捆无名的灰色包袱。

她的眼泪像流水一样涌出。在她短暂动荡的人生里，她曾经历过太多的死亡；她所深爱的每个人似乎注定都会以某种可怕的方式死去，或者离开，就像童年记忆中的那位黑胡子叔叔最终离开一样。如今，她在战争中为自己构建的家庭也分崩离析了。哦，毫无意义，一切都毫无意义。“亲爱的，你可不能太悲伤。天底下男人多的是。”她似乎听见了母亲那讨厌的慢条斯理的声音，这声音扫过了她激愤的思想深处。她发出一声叹息，在她内心深处，她知道母亲的话或许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目的。

“护士，”她听见军官说话了，“你没事吧，需要我帮忙吗？”

“我没事，”她说，“很快就好了。”

她掏出他递过来的手绢，擦了擦眼睛，又轻轻擦了擦额头。那群吉尔吉斯人一直注视着她。其中一位冲她微笑着，是一种质朴、友好却难以捉摸的微笑。

俞馥夔，1921

俞馥夔还有两个星期时间来准备她的论文初稿。两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忙着撰写论文，几乎没有离开过她在圣休学院的寓所。

夏日连天阴雨后，这个下午的阳光显得格外明媚，她约了苏约翰在马德林桥会面，然后一起去划船。苏约翰是一位来自工程系的年轻同胞，真诚而文雅。她知道此人对自己十分倾慕，假如她的人生轨迹朝另一个方向延伸的话，或许会响应他对她羞怯的追求。她欣赏他的少言寡语。他惬意地划着船，而她则倚靠在垫子上读着诗集。今天她带来了一本翻得很旧的英文诗集《赫利孔》，在书页的空白处，她用整洁秀美的字迹写满了注释。她还带来了马维尔和赫里克的诗集，他们对自然的描写展示了精妙奇巧的才思，堪与王维和李白的某些诗篇比肩。

她悠闲地用手划动着清冷的绿波，沉醉在这个由鲜花和树荫构成的静谧世界中。这里没有外来的杂音，唯有桨声或灌木、芦苇丛中小鸟偶尔发出的声响。对于俞馥夔这个专攻英语田园诗的中国学生来说，泰晤士的这条支流便是世外桃源。她快速翻动着书页，直至她找到自己记得的诗行处才停下来：

把一切造出来的都化为虚无，

变成绿荫下的青色思绪。

俞馥夔叹了口气，合上了书。“绿荫下的青色思绪”。多么令人回味。

这是对美的颠覆性欣赏吧，她有些疑惑。资产阶级？王毅很可能会这么认为。他永远不会认同她现在做的事。可怜的王毅。他是那么单纯，那么自信，那么简单，那么死板。近来，她很少想起他，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他曾是她的丈夫，而且曾是她生活中的全部。她的革命恋人。

她想起了最后一次看见王毅的情景。她想起他们被捕时，他脸上流露出的轻蔑神情，以及他向抓捕他们的军官脸上吐唾沫的情景。她想起他的唾沫精确地飞过房间的情景。他对自己的这种农民习惯颇感自豪。他们殴打了他，但是始终未能抹去他血迹斑斑的脸上露出的轻蔑微笑。三天后他们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仍然撇着嘴唇，露出傲慢讥讽的微笑。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把他的脑袋扔进了她的牢房。他们等着看她的反应，而她也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她听到了他们在听见她的尖叫后发出的嘲笑声。那是她最后一次令他们满意。等到他们强奸她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玩弄一具躯壳。在头一个漫长的夜里，她痛得几乎昏死了过去，接下来的侮辱与折磨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任何曾经激励过俞馥夔的激情或情感再也没有真正重现过，只有她的头脑仍旧活跃，还有她对每一次受伤的记忆。这些记忆轮番浮现在她的潜意识里，就像一位地方预审法官正在耐心地等待着一桩复仇的诉讼似的。此刻正在英国河流上划船前行的正是昔日她冷冰冰的影子。

她厌恶地耸了耸肩，然后把书丢在了脚跟前的甲板上。

“你没事吧？”苏约翰站在船头关切地问道。

“哦，我还好。”她说。

他点了点头，继续撑着船。

她想起马维尔曾经是一位革命者，曾经支持议会跟国王对抗，英国人把那场温和的动乱称作内战。她笑了笑，想起自己的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内战——太平天国运动，在这场动乱中约有两千万人死亡；义和拳运动爆发时她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她依然记得那些怀有报复心理的俄国人骑着马从她家门口经过时，她父母眼中的恐惧神色。1911年，在她家乡辽宁爆发了反清统治的革命运动，军阀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随后在她居住的狮山小镇也出现了屠杀和肃反运动。英国人对这些内战又了解多少呢？

1919年5月4日，俞馥夔和同学来到天安门城楼前，参加抗议游行活动。正是在